



纪念

父亲

贺翠萍

我的父亲贺吉祥，故乡位于河南省虞城县利民镇归宏集村（现地址）。那里多是盐碱地，一片白茫茫，庄稼难以生长。大多数村民在冬季携家带口外出乞讨，夏季才返回家中耕种。在父亲幼年时，爷爷经人介绍来到安徽亳州，为当时一户人家做长工，不分昼夜劳作。在父亲12岁那年，奶奶带着父亲，也踏上了前往亳州的路途，投奔爷爷，一家人得以团聚。

父亲天资聪颖，勤奋能干。12岁那年，他开始尝试做小生意，以赚取零用钱补贴家用。

他不仅聪明，而且极富责任感。20多岁的时候，他组织了一帮穷兄弟，帮助老板运输私盐。队伍逐渐壮大，发展到数百人，他们走南闯北，一天能走一百多里路。沿途的土匪不敢轻易招惹他。父亲用小推车推盐，带领兄弟们一起赚钱养家，确保每个人都能吃饱饭。

父亲对母亲的爱深沉而真挚。1938年，日本侵略进入中国，在河南温县无恶不作。那时，外婆已经去世，外公带着我的母亲（他唯一幸存的孩子）历经艰辛来到亳州，投靠一位穷亲戚。经人介绍，两位命运多舛的人结为夫妻。尽管两人性格都很固执，时常争吵，但很快就会和解。母亲心地善良，总把好吃的留给父亲，自己吃糠咽菜也毫无怨言。父亲对母亲的爱同样深沉。1952年秋，母亲重病，卧床数月。父亲每天天不亮就挑着柴草进城贩卖，为母亲买药。那时，我弟弟和大妹全由我照顾。白天喂完母亲后，我会带着他们出去玩。夜里，父亲要照顾母亲，我则怀抱着大妹妹，弟弟睡在另一头。父亲从不畏惧脏活累活，给孩子们喂饭、擦洗。我父亲很少哭泣，但有一天，母亲病情突然加重，他竟蹲在地上呜咽起来，对我说：“我们家要散了。”我们一家人都哭成了泪人。印象中，那是父亲唯一一次哭泣，一个壮汉的无助悲鸣至今让我泪眼婆娑。后来，或许是上天的怜悯，母亲竟奇迹般康复，我们这个家才得以重归安宁。

父亲勇敢且机智。1948年，刘邓大军与国民党军队在河南大永城决战前夕，全村人都躲了出去。我爷爷因病无法奔波，而父亲是个孝子，便留在村

里。国民党军队驻扎，父亲无奈之下机智地与他们周旋。几天后，解放军到来，国民党军队逃往对岸的丁大庄。两天后，家里来了两个穿着破旧衣服、看似农民但气质非凡的中年人，请求父亲帮忙过河。父亲知道他们是解放军的干部，便摇着小船送他们过河。到了晚上，对岸的丁大庄军营燃起冲天大火，战争持续了一整夜，解放军大获全胜。解放军的机智勇敢和善战让父亲深感佩服，即使到了晚年，他还会向我们讲述那段历史。

父亲的一生，经历了从剪辫子到炮火连天的战争，再到新中国的成立，农村土地革命，以及改革开放。每次变革的浪潮袭来，他都能迅速接受新思想，走在时代的前沿。那个年代，父亲从未上过一天学，却敏锐地意识到局势的变化和文化的重要性。他常说，自己一辈子吃尽没文化的苦，孩子们，尤其是女孩子，一定要有文化。村里人都劝他：“女孩子长大就要嫁人了，上什么学？”但父亲不为所动。那个时代，生活困苦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统治了中国几千年，父亲能有这样的思想，这在当时真是难能可贵的进步。因此，我们姐妹几人，成为了那个时代方圆数里仅有的几个读书的女孩子。

为了供我们读书，勤劳的父母在路边摆摊卖白开水，开小饭铺，遇到哪个村子有请戏班子唱戏的，父亲就推着小车卖甘蔗、花米团、糖果等。

父亲的决定改变了我们的命运。我们姐妹四人，三个成为了教师，一个成为了医生。相信我的父母，如果在天堂看到这样的场景，也会感到欣慰。

父母虽然已离去多年，但他们的音容笑貌时常出现在我的眼前，出现在我的梦里。感恩父亲母亲。

春天的耳朵

魏亮

春天的耳朵是什么呢？大家一定很好奇。答案是折耳根。提到折耳根，也许一些人并不知道是何物。但要说到鱼腥草，大家肯定会恍然大悟，原来折耳根就是鱼腥草啊。

鱼腥草是一种极其普通的野草，它常见于山梗边，潮湿的土地上。初识鱼腥草，我已高中毕业，那年母亲从外面挖来一篮子野菜，有一种野菜，碧绿的、心形状的嫩叶，紫色的茎一节节的，白色的根状茎上面还有些须，像老人的白胡须，但是有一股极为刺鼻的鱼腥味。我忙用手捂鼻，并向母亲：“这是什么呀？鱼腥味真难闻。”母亲一笑，回答道：“这是鱼腥草，凉拌很好吃呢。”我不禁伸出舌头，摇了摇头。我对鱼腥草的第一印象可不好。以致于餐桌上的凉拌折耳根，我拿着筷子绕道走，硬是没去碰它一下。

对鱼腥草这一不佳的印象，让我随后好多年都没有碰过它，甚至在记忆中把它抹掉了。

直至七年前，儿子患了病，到医院检查，说是病毒性感冒和扁桃体炎。医生先是开了些抗病毒和消炎的药。药味苦，儿子喝药的样子就能看出来，吃了一个星期的药，儿子的病情并不见好转，而且没有胃口，吃饭很少，浑身乏力，人看上去没精神。我和妻子很着急，想让儿子去医院打吊针，儿子一听打针，头摇个不停。我和妻子怎么劝他，他都不肯去。母亲知晓了情况，她从外面弄来了一把鱼腥草，碧绿的叶子，雪白的苞片，上面是穗状的小黄花。让我泡水让儿子喝下试试。我一看是鱼腥草，心里一百二十个不相信，它能治病？在矛盾的心理下，我还是把鱼腥草洗净，去掉根须。用开水泡下，不多一会儿时间，碧绿的叶子变成了墨绿，白包的苞片和黄色的小花也变成了深沉

的褐色。一股刺鼻的腥气散发开来，儿子眉头紧缩，喝下了鱼腥草泡水。

没想到，儿子连续喝了几天的鱼腥草泡水，身体竟然好了起来，胃口好了，走路也有劲了。不久后，儿子病完全好了，生龙活虎。看到儿子的病好了，全家人都很开心。那一刻的我对鱼腥草的看法有了改变。没想到普通的、不好闻的野草，竟是一味中药，可清热消炎，能抗病毒，抗流感，而且药效十分好。

早几年，母亲的老屋拆迁，她搬进居民区居住。她老人家对鱼腥草念念不忘，把野生的鱼腥草，小心翼翼地带土移栽到白色泡沫箱内。白色的泡沫箱放在阳台上，让鱼腥草吸收到大自然的灵气，感受大自然的阳光雨露。如果同居住在小区的亲戚朋友有点感冒炎症，热心的母亲还会把泡沫箱里的鱼腥草扯了几根，送给亲戚朋友。母亲常讲，别小看鱼腥草，它的用处可大了。

春天到了，我靠近阳台，泡沫箱内长出了一丛丛紫绿的“耳朵”，原来鱼腥草破土而出了。一株株鱼腥草悄悄地趴在肥沃的土壤上，叶子前端尖尖的，像竖起的狗耳朵。茎是紫红的，这紫一直蔓延到叶柄和叶脉，像一道道血管逆流而上，弯弯的。我感觉，这就是春天的耳朵。

春天是鱼腥草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季节，也是鱼腥草充满希望的季节，春光无限好，春天的耳朵也在聆听春天，并唱出了一支支动听悠扬的歌……

如梦令·手卷即题四阙

张武扬

流水行藏手卷，才雨又晴空院。
便欲寄音书，旧帙诗趣寻遍。
恨晚，恨晚，轻锁春烟相见。
闲暇付诸手卷，淡泊梅香几缘。
人去短长亭，隔水独吟云片。
藤牵，藤牵，竹里柴门题遍。
韵冷芸窗手卷，欲揽壮怀拍遍。
香篆独氤氲，净几夜阑寒砚。
眷恋，眷恋，逸兴尽舒任便。
近客沉酣手卷，春早染新先遣。
新啜寄呢喃，水绿暖风拂面。
徒美，徒美，不意莺声争变。

游毛坦厂老街

王家富

漫步老街闲雅游，眼中风貌尽情收。
明清旧韵存青瓦，今古民情入画楼。
少见木门无数事，立看檐对载千秋。
尘嚣渐远心归静，岁月长歌意未休。

放飞

李云斌

经过一个学期观察，孙子独自上学我终于可以放下心。他准备上学，我毅然告别三尺讲台，专职负责接送。曾戏言，岗位由校园内转到校园外。

路不算远，每天四个来回，风雨无阻，需掐准时间，只能提前，不能迟到，在约定地点翘首以待。全校两千多学生，校门外等候的家长黑压压一大片，人头攒动。尤其是星期一，参加升旗仪式，全校学生穿校服，尽管错峰放学，年级仍有五六百人，令我眼花缭乱。

有一天下午，外出办事，估算好时间，回来坐公交车到学校附近恰好。谁料人算不如天算，天突降大雨，车窗外雨雾蒙蒙，车速明显变缓。放学时间到，尽管心急如焚，但也无可奈何。突然手机响起，显示陌生号码，接通后，听见孙子稚嫩的声音，急切地询问他在哪里？使用谁的手机？他告诉在订牛奶的奶站里，借奶站阿姨手机打的电话。我告诉他，在公交车上，要迟一会到，反复叮嘱他别乱跑。听见他清脆的应答声，悬着的心终于放下。看来之前我低估了孩子的能力。

六年级伊始，他提出不要我再接送，他爸爸妈妈也坚决支持。拗不过他们，反复交代路上应注意事项，等他一一点头称是，只好遂他愿。但还是有些放心不下。悄悄尾随跟踪几天，见他一路兴致勃勃，路遇同学，边走边开心地有说有笑，过马路知道静候绿灯亮起，左右看看，再过马路，我终于释怀。

以前住在农村，家房梁上有个燕子窝。春天，燕子妈妈会孵出几只小燕子，二十天左右，燕子妈妈开始让乳燕练习飞翔。初始也会跌跌撞撞，燕子妈妈仅在旁边叽叽喳喳伴飞，绝不上前相帮。经过一段时间训练，雏燕彻底放飞，在蓝天白云下自由翱翔。现在，许多孩子从幼儿园起就由家长接送，直至上高中，这也不放心，那也不放手，干预太多，反而不利孩子成长。成长不可能一帆风顺，难免会遇到困难和挫折，鼓励他们勇敢面对，是家长的责任。适时放飞，是为了让孩子得到更多的锻炼机会。

季节

诗词

亲情